

# 冬至忆旧

王土龙

“冬节是什么时候？还有几天就是冬节？”近些年来，离冬至日都还有十天半月，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考验着我的耐心。我惊奇地发现，在期盼冬至的到来，母亲和祖母如出一辙，惊人相似！

也难怪，冬至在闽南人心目中分量极重，被亲切地称为“冬节”，有着“冬节小年兜”的说法。离家太久，冬至将近，羁旅思归日切，那些再熟悉不过的儿时故人旧事，便借着思念与习俗在记忆里渐次苏醒。

冬至前一天，祖母和母亲就会将门口的石磨洗净，用麻绳把石磨的木扶手挂在房梁上，而后将木扶手前端的方形铁钎套进石磨的木楔子里。榫卯合一，婆媳两人推磨，祖母则见缝插针地将浸泡一夜的米舀进磨眼中。石磨悠悠转，米浆汩汩出，利用简单的机械原理，粗笨的石磨却像拥有了魔法一般，雪白的米浆沿石槽倾泻而下。孩子们在惊奇之余，也不忘这个捣鬼的机会，软磨硬泡求着要推磨或舀米。不过，孩子们往往技不得法，难免成为大人们的笑料。

磨出的米浆有粳米浆和糯米浆两种，粳米浆加碱和硼砂等静置后蒸成粿，糯米浆沉淀后搓成冬至圆。蒸粿时都是祖母一手包办，只有搓冬至圆才可以老少齐上阵，因此深最受孩子们喜爱。

母亲一般是在冬至前夜才开始搓冬至圆。沉淀后的糯米浆团在竹匾上微微晾干后，反复揉至富有黏性和弹性，掰成小团。小团搓成条状，再掰成鹌鹑蛋大小的小块。将每一小块在掌心搓成丸状，最后像下围棋一样用食指轻轻按压在锅盖反面或竹匾上，就成了冬至圆。成形后的冬至圆直径有一元硬币大小，中间表面微凹，外形雪白别致，闽南人称之为“糖粿”。多年后我在泉州求学，看到老城区名声在外的冬至圆，心里倍感新奇！同母亲做的相比，老城里的冬至圆不仅小得婉约，而且红得艳丽，更像艺术品！

孩子们喜欢搓糖粿的原因，其实是打着帮忙的旗号，暗地里却用糯米

团捏着各自心仪的小动物造型。孩子们捏得很用心，但手法简单、造型丑陋的作品还是会引来别人的一场大笑。祖母平时很严厉，这时却不会责怪孩子们，高兴时还会哼唱着那首久远的童谣：“咱厝人，冬至时，碾米绞粿搓糖粿。搓糖粿，无稀奇，捏猪捏狗捏金鱼。”孩子们哪里知道，他们造型捏得再玲珑可爱，在锅里一煮同样是面目全非，滋味相同！现如今，女儿一看到母亲要搓糖粿，也常常兴奋不已。对此，我常常会心一笑——或许这也是一种传承吧。

冬至前夜，以锅盖和竹匾为棋盘，以糖粿为棋子，母亲下满了一盘没有对手的棋局！而这时，祖母在柴火灶蒸煮的蒸粿也已成形，可以出笼！屋外面寒风猎猎，屋里边热气腾腾、其乐融融，人们就这样迎接着冬至的到来！

鸡鸣三遍，祖母就开始起来忙碌了。晾了一夜的糖粿用火煮开，加蔗糖小火熬煮，其间还必须反复翻搅，防止粘锅。几分钟后，糖粿就变得色如香槟，黏滑软糯。出锅后的糖粿，祖母会分成好几份，但第一份绝对是去敬门神。祖母敬门神充满仪式感，她会虔诚地在每一个门门上或门框上都黏放一颗糖粿，嘴里祈求着门神：“敬门神，糖粿好吃顾好厝；谢门神，大小平安好人出。”一颗小小的糖粿，竟可以和门神达成一年的默契，多年后仍让我倍感神奇！

闽南人善于造神，也善于酬神，



大，不吃也罢！

但我不能吃糖粿还是因为害怕长大！冬至当天，祖母一定会念叨着那句闽南俗语：“冬至过，

加一岁。”闽南有个说法，吃了糖粿，年龄会多一岁。那时候年纪小，常常理不清这个简单的运算：冬至加一岁，过年又加一岁，一年岂不是要长两岁？于是就简单地以为，也许不吃糖粿，这一岁也许就不用加上去了吧。从9岁开始，30多年来，我从不吃糖粿，我就这样固执地抗拒着长大。遗憾的是，30年后的今天，我不但长大了，而且已经油腻满身。如今想来，不禁莞尔！

小小冬至圆，绵绵思乡情！时至今日，物是人非，石磨上的木楔早已朽烂，极为看重冬至习俗的祖母和喜欢吃冬至圆的祖父也已经先后故去，有些习俗也更加简化。但我相信，有了祖母、母亲这样吃苦耐劳闽南女人的婆媳相承，再仪式感的生活也会有家的味道和年节的气息，冬至也才能叫冬节！

## 是辩论的“辩”

范惠岭

今早，在街上无意瞥见他，那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苍老的面孔，我的心微微一震，一股尊敬和感激悄悄爬上心头。他年轻时曾是物理老师，虽然没教过我，但我永远记住了他。片刻，我的思绪回到了40多年前中考的场面……

那是一个中考语文的上午。

在进考场前15分钟，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万钟则不辩礼仪而受之的“辩”到底是辩论的“辩”还是辩驳的“辩”？这一想，不禁一惊，竟然记不清了。

环顾四周，没有跟我认识的同学。问旁边的陌生同学吧，万一他们也不懂或说错了呢？

越是思不出，越是觉得这句一定会考到。一想到这是中考，我整个人都在微微哆嗦。

这时我看见了一个其他班的科任老师，来负责监考。他30多岁，浓眉大眼，手拿一个水杯，站在一棵樟树下，脸上流露出温和的笑意。

我赶紧走过去：“老师，我能请教您个问题吗？”

万钟则不辩礼仪而受之的“辩”是否是辩论的“辩”？他先是露出尴尬的神情，然后不好意思地摇摇头，微笑着说：“我也记不得了，我是教物理的。”他的声音很有磁性，若是唱歌一定很好听的。

我跌入了无助的深渊。他看出了我的焦虑和紧张，安慰我说：“考不到的。”语气坚定，就像是他出的试卷一样。他忽然想起了什么，开始东张西望，明亮的双眼如探照灯扫射，终于他搜寻到了目标。“你别急，我去问问她，她是语文老师。”他指着远处一个身穿白底碎花连衣裙的女教师说，“你就站在这里啊，定心点，别紧张。”

他急忙朝那个女老师跑去，脚底扬起了一缕清风。我看到他和女老师指手画脚，说了几句就赶紧跑回来。“是辩论的‘辩’，是通假字。”他微笑地对我说道，脸上的笑容亲切而温暖。

这时候，进场铃声响起，我赶紧往考场走，也不记得有没有说声谢谢。

那次考试没有考到“万钟则不辩礼仪而受之”。

回想起来，为一个字我居然紧张成那样实在可笑。但是因为这个词，我记住了这个在关键时刻为我着急替我排忧解难的老师，就像是刻在心里一样。

尽管他只是偶然间教过我一个字，中考以后也没见过他，但我却当他是我的老师。那清新温暖的笑容，那磁性的声音，那脚底扬起的一缕清风，还有那一句“是辩论的‘辩’，是通假字”，是我记忆里最美的部分。

此时此刻，我回头望着他苍老的身影，心里默默地向他问声：“老师好！”

## 奇“虎”难忘

许健辉

我曾经养过一只“老虎”，它陪伴了我的童年，让我感觉不那么孤独和寂寞，也让我的童年生活有了乐趣。

那只“老虎”是哥哥的好友送给我们的。是一只金黄色黑条纹的公猫，额头上有个像老虎头上的“王”字，看上去长得像一只小老虎。这只猫看起来很神气，比纯白或全黑的耐看。我们没有给它起名字，就顺嘴“老虎”“老虎”地称呼它，就像叫唤自家人一样。

母亲经常到市场买一些小鱼小虾给“老虎”吃，“老虎”不但喜欢吃小鱼小虾，但也不忘它的老本行，经常逮老鼠当点心。“老虎”抓老鼠那是特别有意思，它一发现目标就会将身体弓起来，毛也颤抖地竖了起来，嘴里还发出“呜”“呜”的叫声，老鼠一听，刚才还得意扬扬的样子，瞬间荡然无存。乖乖地躲在墙角把身子蜷缩起来，两只小眼睛贼溜溜地一直转来转去。“老虎”轻轻地走过去，用一只脚去碰老鼠，老鼠刚要逃跑，它猛扑过去，然后用它的利爪将老鼠紧紧按住，张开利牙咬住老鼠的喉咙。不一会儿，老鼠就死翘翘了。“老虎”咬死老鼠并不着急将老鼠吃掉，而是将咬死的老鼠，一只一只地拖到我家的大门口，把老鼠整整齐齐一字排开。然后到厨房咬住外婆的脚腕往外拉，外婆心领神会，跟着“老虎”到大门口。对着老虎比起大拇指，嘴里还自言自语：“瞧瞧，咱家的老虎又立大功了。”

“老虎”是父亲眼里的宝贝儿。每天傍晚它都会跟着父亲到学校去巡查，如果发现哪间教室门开着或者灯没关，它会跑到父亲跟前，“喵”“喵”地一直叫，领着父亲去，父亲经常说老虎是他的得力助手，是咱家的好孩子。

“老虎”还有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就是学着男孩的样子站着小便。那时学校男厕摆着一排小坛子，男学生们都会站在小坛子前的前面小便。“老虎”看了几次竟然也学会了。过后每次大小便，“老虎”都会跑到学校的厕所或蹲或站着大小便，而且它只进男厕所。学校的老师们见了，都直夸“老虎”好有灵性。其实我们是见怪不怪。老虎浑身都透露出那股机灵劲儿。

老虎还经常出其不意地让我们惊喜，有一次，母亲把钥匙放在家里，就急急忙忙关门去上班，等下班回来才发现，急得母亲团团转，“老虎”见到母亲着急的样子，好像懂得母亲的意思，就从窗户跳进家里叨出钥匙。母亲拿着钥匙直夸“老虎”真聪明，隔天还特地买了一块小猪肝犒劳它，“老虎”吃着猪肝，看它样子特别神气，好像在说，你们瞧我多棒！

不过“老虎”有一个坏习惯，就是爱睡懒觉，有时整天就蜷伏在猫窝里呼呼的大睡，我闲来无事就喜欢逗他玩，将它的眼睛撑开，但它仍然沉沉睡着，留给我一双眼白，一点也不生气。

如今“老虎”已不在数十年了，我也成了小老头，偶尔会想起“老虎”带给我们的记忆，那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情感，无限美好。

有

婴孩的人家还会拜床母！午饭前，摆上糖粿和蒸粿，外加三五样菜肴，点上几炷清香，就能和床母完成人神对话，祈求床母对儿孙们的格外护佑。女儿出生后，拜床母的仪式常常是祖母操办。待到儿子出生时，祖母已经过世，主持仪式换成了母亲。人换了，但我知道，她们对儿孙们的疼爱 and 祝福一模一样，不减丝毫！

冬至吃糖粿更是闽南人最传统的习俗！印象最深的是，敬完门神，祖母必然让我把一大搪瓷碗的糖粿端给祖父。生怕对祖父的关切过于直白，祖母必然假装恨恨地骂道：“这老死尸真能吃，糖粿一顿就吃两大碗！”其实，祖母刀子嘴豆腐心，祖父不管不顾，风卷残云，片刻工夫那碗糖粿已然下肚。当然，少不更事的我仍会暗自窃笑一番：今后娶妻如此，挨饿事小，受辱事

## 风吹稻花香

林雅婷

我是阿嬷一手带大的，依稀记得阿嬷石头房门前成片翻滚的稻花。一入夏，一股热风衔着海腥味远游而来，门前的稻花穗子如烟火绽放天际，灿若星辰。

我是农村土生土长的孩子，骨子里流淌着奔放爽朗的豪横脾行，跟儿时光着脚在田地里不听劝地扒蚰蚰玩虫的执拗劲一个德行。阿嬷门前的稻田，成了邻里泼猴们野战玩耍的神秘基地。炎热的夏季，趁大人们农忙，可以躲在稻田里抓那些有名或是呼不出所以然的虫儿，逮着能玩的机会总使劲折腾。夜间稻花香在晚露的催化下分泌着芳馥，大人们纳凉整谷，我们便偷偷溜到萤火虫扑闪的稻田里躺在杂草上数着满天的繁星，数着数着便乱了岔子，自个儿恼地抓耳挠腮，不一会儿思绪又跟着远处归巢的鸟雀跑了。如今回想，自己总归是不懂事的家伙，阿嬷没日没夜地劳作耕种，自己却一门心思寻着偷跑玩耍，常常到了饭点，还得老人家站在稻田边上招手呼和，才肯收心回家。

农历三月廿三是天妃妈祖的诞辰，也是村里仅次于年关外最隆重的日子。屋前的稻田垅边是妈祖出游队伍的必经之地。村里欲求子娶亲的壮丁排队架着妈祖娘的尊驾大摇大晃地呼呼和欢庆，挨家挨户地停留，等乡人们插上敬。锣鼓鞭炮的队伍还未见影，阿嬷早已在门前的稻田边上点香相迎，等抬轿子的队伍纷沓而至，她便跪地进谒，进香供奉，虔诚朝拜。每念祷词，她必闭眼合掌，心无旁骛，以感颂的诚挚，许得一家子平安康顺。敲锣打鼓的队伍走远了，老人家依旧杵在稻田地边

。

正在门口吃饭，或在一些低矮的石头棚里喂着鸡鸭。看到我们走过来，老人们会面带笑容，主动和我们打招呼，邀请进屋喝茶等，还会向我们讲述一些关于村庄的来历和发展故事。

九溪村富有田园的恬静之美，空气异常清新，是天然的氧吧。然而，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为了让后辈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年轻的九溪村民大多选择了走出村庄，在外打拼扎根生活，九溪成了心中的故乡。

我问过数位老人，为什么不跟着晚辈们到外面一起生活？老人们非常淳朴，他们说，自己在九溪村生活了大半辈子，习惯了村里的生活节奏和理念，不想给孩子们增加负担，在村里，邻里之间串门走动，嘘寒问暖，有事大家帮，乐得自在，况且在重要节日里，孩子们都会回乡，毕竟根就在九溪！如今，微信普及，语音、视频等也拉近了距离，这样，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天涯若比邻。

九溪村用鹅卵石垒砌的老屋，目前尚有20多座，我来回回地溜达着，抬头看时，有些老屋的屋顶上长着一些植物，羽状复叶，据说名字叫落地生根。在一些老屋的显眼处，挂着许多寓意温馨的文字，书法不拘一格，据驻村的领导说，九溪村培养出了许多教师人才，这些文字标语都是他们想出来，写出来的。去年年年，九溪村举行了大型的文艺活动，场面别开生面，策划、演员等全部是村里人，九溪的神秘面纱渐渐掀开了，九溪村民讲九溪故事，正在进一步地扩容和完善，村民们的热情也进一步地得到高涨。

漂泊，总有一股辛酸的滋味，家是最放松的港湾，九溪村的老屋，在风雨飘摇中，依然默默地守护着它的子民，牵挂着它的游子；九溪村的游子们，犹如从圆心出发的点，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围着圆心的弧线；他们是空中的风筝，老屋是他们的握轮，是他们的灵魂归宿。

血脉的流淌，如同村里清澈的溪流，潺潺喁喁；老屋、老人、游子们，情意绵绵，月是故乡明！

在我离开九溪村时，我又回望了下老屋黑瓦檐上的落地生根草，它们参差不齐，昂着头，默默地守望着，暖屋情深……



黄小梅

九溪村隶属于南安市官桥镇，周围群山环抱，村中溪流淙淙。九溪村的老屋是绚丽的，也是温暖的，更具有一种绵绵情长的韵味……

九溪村的老屋为单层，它的墙体构件来源于村中穿流而过的溪流里的鹅卵石，村人称之为“石狗蛋”，大块的称为“大石公”。这些石头历经溪水的冲刷，形态大小不一，色泽多彩。

我在老屋之间的小巷里漫步着，村里刚经历一场暴雨的洗礼，小鹅卵石铺砌的地上湿湿的，石缝里的杂草虽然娇小，却青翠欲滴，我竟有些怜香惜玉，生怕把它蹂躏死了。

鹅卵石垒砌的墙体，有些斑驳，表层看不到石灰的串联，石头之间挨挨挤挤，你依我依，交头接耳。我抚摸着墙体，只觉光滑冰凉，我倚墙凝望着，仿佛置身于油画里，目光所到之处，是斑斓的石头：淡黄、青绿、橘红、黛黑等。墙体少有窗口，依石头的大小可以想象出墙体的尺度有些厚重，它的层层叠叠，抵挡了狂风暴雨，同时，它的天然材质与厚重，也削弱了艳阳的穿透，可谓冬暖夏凉。老屋的门口，大多摆放着一些石块，是村民们闲暇时休息和拉家常的所在。巷子里常有鸡、小狗慢悠悠地溜达，或许看惯了陌生人的造访，它们并不惊慌，甚至会在我们的脚下绕着走，或加入我们的行踪。

目前，九溪村里居住的多数为老人，他们在房前屋后、溪流边种植农作物，村庄里的田野一片绿油油的。老人们用独轮车运载着农作物，悠闲自在，似乎外界所谓的生活快节奏与他们无关。我在几处老屋之间慢慢地走着，不时地碰到村民，他们或托着瓷碗

